

Research on Mobile Phone Screensho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Practice

Zhang Yihan Yang Xiao

Abstract: Mobile phone screenshot is a technology to accurately copy the content of mobile phone screen.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devices and the rise of social platforms have brought about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bile phone screenshots, which are imperceptibly embedded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daily life, and even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practice,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screenshots: saving, modifying and sharing, which play the roles of memory preservation, electronic proof and satisfaction sharing in our daily life. At the same time, in practice, the screenshot technology has gone beyond the original application mode and generated new meanings by highlighting, clipping and masking.

Key words: Screenshot; Communication; Media practice; Mobile media

基于媒介实践范式的手机截屏传播研究

张依晗 杨 逍

摘 要: 手机截屏是一项对手机屏幕内容精准复制的技术。移动设备的发展及社交平台的兴起带来了手机截屏的广泛使用，其潜移默化地嵌入了人际交流互动、日常生活，甚至是社会治理中。从媒介实践视角来看，截屏行为分为保存、修改、分享三个阶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

作者简介：张依晗，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课题项目：本文获得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倾听传播的理论谱系研究（18C0121）”资助支持。

文章引用：张依晗，杨逍. 基于媒介实践范式的手机截屏传播研究[J]. 中国新闻评论, 2022, 3(4): 59-66.

<https://doi.org/10.35534/cnr.0304007>

挥保存记忆、电子证明和满足分享等作用。同时在实践中，截屏技术超越了原初意义的应用方式，通过突出强调和剪裁遮蔽等手段生成新的意义。

关键词：截屏；传播；媒介实践；手机媒介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我们现在成了屏幕之民（People of Screen）。”^①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电影、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等一切电子设备将人们的目光从书本聚焦到了屏幕上，一个个屏幕也就深入到了经济生产、娱乐生活、文化传播、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手机截屏行为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新型实践，截屏不仅与其他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而且成为一种重复的日常习惯，这种惯习趋于稳定，并与其他社会行为相区别。那么，人们究竟是如何利用手机截屏这一功能，或者说，人们用手机截屏来做什么？本研究基于媒介实践理论，分析各种看似雷同实则目的各异的手机截屏传播行为，并探究其背后的伦理问题。

一、作为传播的截屏行为

“截屏”指的是对电脑、手机或其他设备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进行瞬间复制与存储。从本质上讲截屏与摄影相同，只不过是屏幕上显示内容的照片。和照片一样，截屏图片可以根据用户的动机进行裁剪、过滤、润色、编辑、发布及与他人分享。目前截屏传播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这种行为背后的伦理问题、截屏行为的法律依据、截屏行为发生的归因，以及截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四个方面。

张爱军和朱欢等学者认为作为手机内置功能的截屏并没有相关的规范去约束其使用范围，因此截屏传播背后的伦理问题主要集中在隐私、谣言、社交信任等方面。^②同时研究者从国家、法律和个人三个层面出发提出相关的治理路径，但这类对策研究思路过于趋同，缺乏创新性，

① [美] 凯利·必然 [M]. 周峰,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89-93.

② 张爱军, 朱欢. “截屏”社交的权力异化: 逻辑、风险及其规制 [J]. 新视野, 2021 (4): 109-114.

提出的建议在现实中也很难按照研究者的设想去推行。

在法律层面,截图一方面作为一种平面智力表达,其著作权归属是争议的焦点^①;另一方面,作为法庭上常见的一种证据,有许多学者针对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进行讨论。^②此外,也有学者从“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出发,对截屏行为进行归因研究。^③他们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截屏行为,并证明了截屏行为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媒介化为截屏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将截屏作为一种新技术,探析其对人们的行为惯习、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宋美杰与陈元朔认为催生了文字图像化、集屏审美、权限转移、语境崩塌等现象产生。^④

迄今为止,多数截屏传播研究将截屏视为“被制作的产品”,来研究这一新媒介产品的“5W”——截图内容、截图生产者,以及接收截图进行解读的受众等。因而以媒介实践的视角研究截屏行为,具体分析其使用的场景,能跳出传统的文本与生产范式,从而有利于人们把握其更广泛的意义。

二、保存:新型媒介记忆库

记忆大师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认为记忆包括识记、保持和复现。^⑤简单来说,记忆是对过往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包含“记”和“忆”两个部分,而保存就属于前者。人类大脑的承载容量是有限的,自文字诞生起,人类就通过媒介将记忆储存在外部载体上,从而使记忆不断突破时空的限制。

记忆媒介的持续发展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记录、存续、阐释及检索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⑥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多样化的文明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我们也因而进入‘信息社会’。由于个人和组织不断吸收更多的情报,而整个资料处理流程的运转也越来越迅速,第三次浪潮已经粉碎第二次浪潮时代落伍的信息结构,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⑦。新媒介为信息社会的到来打开了传播通路,以个人为单位的意见和信息不断涌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

① 韩德鹏. 论视频截图的作品定性和著作权归属[J].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21(3): 76-82.

② 奚玮. 我国电子数据证据制度的若干反思[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6): 135-154.

③ Emily Cramer, Yoonmo Sang, Sunyoung Park.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the Screenshot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EB/OL]. (2019-02-09) [2022-07-20]. https://cios.org/getfile/029127_EJC.

④ 宋美杰, 陈元朔. 为何截屏: 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23-132, 171.

⑤ [德] 赫尔曼·艾宾浩斯. 记忆力心理学[M]. 常春, 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 3-6.

⑥ 周颖. 对抗遗忘: 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J]. 浙江学刊, 2017(5): 158-168.

⑦ [美] 阿尔文·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黄明坚,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169.

以移动智能手机媒介来说,传播已然走向了“无处之处”与“无时之时”。“移动性”的内涵指媒介设备不仅可以在空间中改变物理位置,同时在这种移动中又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地进行即时性传播。^①随时随地展开的媒介行为与信息获取使得“手机截屏”功能成为保存媒介内容的重要方式。访谈对象 YHW 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每天使用智能手机达 12 小时,每天使用手机截屏传播 2 ~ 3 次,她说:

“当提到截屏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学习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做作业、写论文时,我可以随时保存看到的内容。”

截屏传播一旦与智能手机的使用捆绑在一起,那么也同时“捕获”了手机媒介的移动性。而从“保存”的意义上讲,用户在众多 App 之间来回穿梭时,手机截屏保存的内容被其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访谈对象 HL 每天使用手机 4 ~ 6 个小时,每天使用手机截屏传播 1 ~ 2 次,她在采访中表示:

“我会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截屏保存下来。比如我的身份证号码或是二维码。比如我今天预定了一个植物园的门票,但是要到第二天才会使用,这些预定并不限于哪一个手机 App,因此我会把它们全都截屏保存到手机相册。截屏可以说是我保存重要信息的一种方法,它可以让我再次寻找信息的流程变得更简单一些。”

同样,访谈对象 PYH 作为一名媒介工作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每天会对手机做 4 ~ 5 次截屏操作:

“我还会专门用截屏保存一些我需要记住的内容,比如在抖音上看到的一些美食打卡点、活动策划所需要的素材……每个 App 都有收藏的功能,它们和‘保存’有点类似,但‘收藏’功能无法让我很快找到,那是一种很滞后的方式。截屏的内容是我马上就要使用的,我需要把它从这些内容里摘出来。”

用户通过手机截屏来记录媒介浏览的即时成果,以图片的形式将其物质化,并利用智能手机相册建立起独属自己的记忆回溯通道,以便随时调取。从日常生活的实践来看,手机截屏改变了人们记录和保存信息的习惯,在与媒介的交互中建立起个人的“记忆库”。

三、证明:真实与怀疑并存的电子证明

电子证据指以数字形式向法庭出示的任何形式的证据信息,在电子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定罪量刑等方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手机截屏图片作为电子证据的一种,也成为日常生活代表真实和客观的电子证明。

^① 田静. 手机媒体移动性的时空解析 [J]. 新闻大学, 2015 (2): 68-72.

访谈对象 YJ 每天使用手机 5 个小时，每天使用截屏 1 次，他表示：

“在我的生活中，经常要截屏健康码和行程码。现在无论任何活动或是行程，这两个码都要求提前提供……这就是一种证明，证明我没有被感染新冠病毒，证明我还可以继续自由地进行社会活动。”

这样的实践经历几乎在每一位受访者中都被提到。理查德·塞勒·林在《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一书中指出，手机正在步入社会运行的中心地带，它融入了商业、家庭交流、日常生活和工作协调中，它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①手机不仅仅是在社会生活中提供直接的人际沟通渠道，同时改变了身体和空间的关联程度。^②打车、点单、购物等原本需要“在场”而完成的实践，通过点击手机实现了“虚拟在场”，这些互动都被囊括在一块小小的屏幕之中，而手机截屏就是对这些关联与互动的即时记录。虽然身体“不在场”，但屏幕可以证明用户的“在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要求提供在手机生活中的种种痕迹加以佐证。

在现代新闻业中，“现场感”一直是新闻实践中所追求的，因为身体的“在场”意味着报道是建立在亲眼所见的基础上，“目击”就代表着“真实”。^③在电子世界中，屏幕的在场也赋予了手机截屏“真实性”。访谈对象 WYX 是一位 10 岁的小学生，他每周大概能获得两小时的手機使用时间，他使用手机截屏一般是两种情况：发王者荣耀战绩给自己的同学及提交作业证明。他认为：

“如果战绩直接发文字的话，就会显得很虚假，看起来我像是在吹牛。但是有手机截屏的话就是真的，证明是我自己打出的战绩。”

访谈对象 PYH 也提出了“截屏就是真实的”类似看法：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制作宣传‘台词版’，这是一种把电视人物说的话通过手机截屏和拼图来呈现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一些关键观点并且引起大众的注意。我从节目里直接用（手机）截屏保存下来这个人说过的话，这是嘉宾真真实实说过的话，是节目里真实播出的内容，有一种‘客观’的感觉。我们在网络上发布内容，或者说做宣传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曲解或是二次创作等等。所以手机截屏（传播）就是直接、真实的感觉。”

但对于手机截屏来说，真实性并不是全部，它的真实与怀疑是并存的。访谈对象 XY 表示：

“我不太相信截屏的真实性。比如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微商，他们每天都在发一些成交额、聊天记录、优惠信息，但是这些都是可以修改、可以造假。”

与在法律上作为电子证据的使用不同，手机截屏传播没有认定审查的流程与标准，完全依

① [美] 理查德·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 [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97-115．

② 黄华．身体和远程存在：论手机屏幕的具身性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9）：46-51．

③ 王辰瑶．真而有信：新闻真实的关系实践与数字时代的公众信任 [J]．新闻与写作，2022（7）：26-36．

靠用户个人的判断,而图片编辑技术的存在让手机截屏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证。对有些人来说,“朋友之间的截屏才会相信”“如果是不熟悉的人的截屏并不会完全相信”……“真实”“在场”的记录被分割、修改,进而按照创作者的主观意图重组,成为个人意义表达的工具,导致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四、编辑:凝聚个人色彩的二次创作

虽然图片编辑技术使得手机截屏的真实性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在手机截屏传播中,对手机截屏图片进行二次编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对于部分访谈对象来说,手机截屏所保存的图片并不会原图直接发送给他人,而是会将图片进行编辑,使受传者更准确地理解手机截屏图片的含义,如采用画圈、拼接、尺寸修改等方法。同时,在手机截屏传播中图片编辑是没有固定的工序的,专业化水平和图片质量都不高,具体来说是依据用户在传播中的需求而决定,个人色彩浓厚。

访谈对象 CJN 是一名初中教师,她认为手机截屏图片的编辑技能很重要:

“我认为手机使用技巧和图片修改技巧会影响到交流的效率。我长期需要收集学生和家长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截图,家长们大多都会使用手机截屏,但如果让他们把两码拼在一张图上,很多家长都不会,就需要家委会的家长帮忙编辑再上传。所以这会延长这个收集的时间和工序。”

还有部分访谈对象在手机截屏传播过程中会主动学习相关的手机截屏技术,如长截屏、滚动截屏、手势截屏等。但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跟上了这趟“潮流”,不同访谈对象在对待手机截屏图片的二次创作上展现出“知识沟”。访谈对象 ZDQ 年龄 60 岁,他对于手机截屏的体会更多的是困惑:

“我平常不太会用手机,很多功能都不会。(手机)截屏是社区总是要提供健康码我才学的,但是再多的我就不会了。如果我儿子在家会好一点,他会帮我弄……编辑那些我完全不会,但我并不觉得这会影响我的生活。”

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之下,手机截屏作为一种常见的数字技术工具已经愈来愈重要,二次编辑是手机截屏传播中的进一步使用。^①相对于以 Z 世代为代表的数字原住民来说,老年人依然徘徊于手机截屏的边缘地带,这反映出老年人在数字社会的鸿沟。^②

除了添加信息,遮蔽信息也是手机截屏时常见的二次创作“技巧”。许多访谈对象会选择为隐私信息或是不想让他人的内容打上马赛克,尤其是在对聊天记录的手机截屏中。作为个人化行为,被截屏对象往往不会及时知晓这项行为,因此手机截屏中常常涉及隐私问题。从

① 陈奕,钟瑛.新媒介素养研究的变迁、热点和趋势[J].现代传播,2022,44(5):161-168.

② 罗强强,郑莉娟,郭文山,等.“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OL].图书馆论坛:1-11[2022-08-2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20726.1046.002.html>.

访谈的结果来看,大多数访谈对象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网络发表的言论可能会被截屏记录下来。

访谈对象 LJ 表示:

“虽然别人也有可能会截屏我的聊天记录和朋友圈,但是我认为你既然已经发到朋友圈这种公开的平台,就是让别人看的,和别人截不截屏是否侵犯你的隐私没有什么关系。在发表之前就应该考虑或者承担起别人看到之后产生的影响。如果你认为是很私密的事情就不要发在朋友圈里。”

行动者对手机截屏传播的使用代表了其对于手机截屏传播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在行动的过程中被合理化。访谈对象对于被截屏的不介意并不源于手机截屏传播的安全性,而是相信自身行为的“安全”。如作为教师的 CJN 就明确表示,同行中经常遭遇截屏举报事件,因此在与家长发消息时会比较谨慎,不会发一些争议的内容,也就避免了这类事件。同时,网络舆情事件中频频出现手机截屏对于个人隐私的传播,这一系列事件将手机截屏传播与隐私安全的联系打破,并将我们的社交需求与之联系起来。

五、分享:媒介文字的再图片化

新媒体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图像成了用户信息交流、传播内容的重要形式。在手机截屏传播中,通过截屏生成的图像是传播的具体实物,具体来说手机截屏传播的媒介内容可以分成文字和图像两大类。

文字的手机截屏传播主要发生在聊天记录分享与文段内容分享两种情况中。而他们选择手机截屏传播大多是因为手机截屏具有方便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传达的意义。访谈对象 XY 表示:

“当我想和别人分享一段聊天时,我不想再去总结对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很麻烦。但是截屏就可以截下一大段话,让对方一目了然。另外截屏分享也很直观。虽然很多网络上的内容都可以分享链接,但是我不喜欢链接的‘效果’,链接需要点击才能打开内容,但是截屏是一个画面,能直接看到你想让对方看到的内容。”

聚焦于媒介理论和视觉文化研究的米切尔(W.J.T Mitchell)在其《图像理论》著作中认为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图像转向”^①。米切尔认为,长久以来文字占据了大部分的解释领域,甚至掌握了图像的解释权(如艺术领域内的“文本”研究)。但图像与文字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所有媒介都是文字与图像的混合,“图像(Picture)是形象(Image)得以出现的具体的、再现的客体”^②。这意味着图像不只是被阐释的对象,也具有文本所具有的阐释功能。手机截屏不

① [美] 米切尔. 图像理论 [M]. 陈永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1-85.

② [美] 米切尔. 图像理论 [M]. 陈永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1-117.

仅仅保留了文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在当前社交媒体中一切可以展示的细节:表情包、拍一拍、交流语气等,这些都是截屏图片所补充的“语境”。因此在访谈中甚至有访谈对象表示“一段文字哪怕可以复制我也不会选择复制”。图像方便、舒适的特点,让个人得到了更大的感官愉悦与直接快感,在两者皆可的情况下用户自然更喜欢传播图像。

而在图像的截屏传播中展现的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并不期待手机截屏能够留存所有信息,甚至是主动隐藏起部分信息。一部分访谈对象受制于下载版权和视频分享的繁杂而选择截取一部分进行分享;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手机截屏的隐藏性。访谈对象 HL 表示:

“因为截屏分享可以隐藏一些我并不想让对方看到的信息。比如我给我妈妈买衣服,我是绝对不会直接把链接发给她的,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件衣服的具体价格,怕她知道后心里有顾虑。所以我可以在商品的页面里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截屏分享给她看。”

虽然手机截屏可以保留部分过去交流的语境,但屏幕将完整的内容分割成片段式的故事,反而造成了意义的缺失。而手机媒介链接的跳转让这种信息的探索成了无限制的游览,手机截屏传播的内容就更显得片面,他人也只能通过现有的只言片语拼凑。这在以往的社会舆情事件中也常有出现,双方各自晒出相关的聊天记录截屏,网友们通过截屏进入双方交流的空间,对内容逐字分析在舆论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争议。但脱离了双方关系及完整内容的分析是经不起推敲,凑不出事实的。如上海一位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分享聊天截图来吐槽公司“00后”对工作制度的“大胆发言”后引发舆论关注,但网友们却从双方的谈话中猜测该公司“违反劳动法”“不给加班费”等情况,甚至纷纷称赞“00后”有勇气对抗职场不公,被戏称为“00后整顿职场”。这样的传播会带来“矛盾、不确切、误导性语境线索”的数字社交语境,即陷入了语境崩溃^①。

六、结语

截屏功能作为数字文化的视觉记录在大多数带有屏幕的主流电子设备中都被纳入,包括电子书阅读器和电子手表。在“读图时代”里,图像化传播渐渐成为交流互动的主要方式,而手机截屏传播正顺应了这种趋势,开始潜移默化地嵌入人际交流互动、日常生活,甚至是社会治理中。

人们对于手机截屏传播的使用不仅是对这项技术的阐释,也影响着这项技术的发展。如从截屏为图片到录屏为视频的发展;华为手机近期更新后推出的聊天记录“隐私一键遮蔽”功能;由媒介信息的再图片化分享而产生的“图片转文字”技术等。截屏技术在用户的使用中发展、完善。

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面对手机截屏传播的潜藏问题,如何规避、改善社会整体媒介环境,让其正面效果更加突显才是未来对媒介技术的新要求。

^① 传播学者波伊德(Danah Boyd)用“语境崩溃”来形容网络中残缺的语境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由于自我呈现的失败给观众留下错误的印象,从而造成尴尬的社交局面。